



四通八達—— 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

■ 盧雪燕

就功能言，古代道里交通圖籍，與今日電子交通指南系統大抵相似，皆在指引交通，兼而表現道路周遭地貌，隨著製圖技術的演進，今、古道里交通圖籍外觀已大不相同，其普及與便利性，更不可同日而語，現代電子交通指南，形式單一，隨手可得，而古代道里交通圖的數量雖然不多，但品類、形式豐富多元，比如商書裡的路引、路程圖，方志書籍經常附刻的府、縣地圖，或是專為帝王出巡、謁陵編繪的往返程站細圖，將士戍防巡邊專用的邊防圖，串聯四方的大型驛路圖，以及省、府、州、縣等地方政區圖裡，連帶繪出的城市路線圖等。

本院典藏以清宮舊藏為大宗，其中清代檔案與古籍在數量上佔絕對多數，過去，因為學術利用價值高於觀賞價值，因此作為展覽內容，相對於器物或書畫類，比例並不高，2006年以前，甚至只有一陳列室舉辦專展，其後因展區重新規劃，方設置 103、104 兩陳列室，為圖書文獻類文物的專展空間，早期多在 103 舉辦例行展（或說是常態展，即「古籍與密檔」系列），而 104 陳列室則規劃為專題特展，¹2021 年 8 月，將清代檔案與善本古籍分流，原特展室專展善本古籍（即「善本古籍選粹」系列），例行展覽室則展出清代檔案（即「清代歷史文書珍品」系列）。爾後，為聚焦展覽，例行展從初期的廣泛性內容設計（例如善本展設定：天祿琳琅、四庫全書、漢藏釋教經典、觀海堂藏書、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等單元），又逐步在善本古籍與清代檔案的框架之下，從典藏品中覓尋不同主題，因此雖是例行展，但實際上已經具備小型特展功能，今（2024）年 9 月至明（2025）年 3 月展出的「四通八達——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」，便屬於這一類型展覽。

「道里」，道路與里程數的合稱詞，古代道里交通圖，泛指以道里為主要內容，或是兼繪道路，記有里程數的各種地圖。正如〈說·古地圖特展〉裡所曾經提及，古地圖是故宮收藏的，既珍罕，且又極具特色的藏品之一，²但多數因為量體較大，無法在 103 或 104 陳列室裡，中、小型的固定尺寸展櫃展出，再加上年代久遠，因此歷年來雖不乏專展，或少數與其他展覽相互搭配，但展出始終有限。2021 年的「說·古地圖特展」，以「臺灣」與「交通」兩類圖種，設計古地圖展覽，但甫上展不久，便因為疫情嚴峻而閉館停展，爾後雖再開館，但展期已所剩無幾，為彌補當年的缺憾，故於本年 9 月再

推出以「道里圖」為主軸的專展。正如前述，古地圖展覽面臨諸多挑戰，為展出順利，故而一改過去定展題，設計單元，最後選件的先後順序，而是在有了「道里圖」的主題之後，先不管單元子題，直接在故宮典藏品之中，挑選與展題扣合，但必須是狀況佳，且尺寸亦適合展櫃展示的展件。決定展品之後，再就個別展件的內容、特性，一體規劃，本展覽的五個單元，第一檔：驛路大觀、南北大路、清帝謁陵、行遍天下、市民大道；第二檔：驛路大觀、巡邊之路、翻山越嶺、南巡路上、市民大道，便在這樣的思維下產生。

展覽精選院藏十四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，具道里特性圖籍總二十組件，分兩檔各三個月左右展期展出，期能利用此專展，再度邀請觀眾進入古地圖的世界。

驛路大觀

驛路，泛指大道，古時設有驛站，專門為過往官員提供食宿、差役、馬匹，因而稱之。故宮典藏的十餘種經考訂，幾乎可確認為明代（1368-1644）繪製的古地圖之中，與驛路相關的專題地圖就有五幅之多，本次選展其中兩幅，第一檔展出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，第二檔展出〈岳州至龍州驛鋪圖〉。兩圖皆出自清代內閣大庫，1909～1911 年之間移出之時，無作者，也無圖題，今名皆來自 1929 年以後，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代理主任王庸（1900-1956）的命名。

展出二驛鋪圖，與海岸、河流圖相似，皆採「一字形」作畫方式表現，故可捲收成長卷。〈太原府至甘肅驛鋪圖〉內容主要表現十四紀末，山西省太原府城向北，至大同府城，以及從大同府城起向北，沿著邊牆南側，向東，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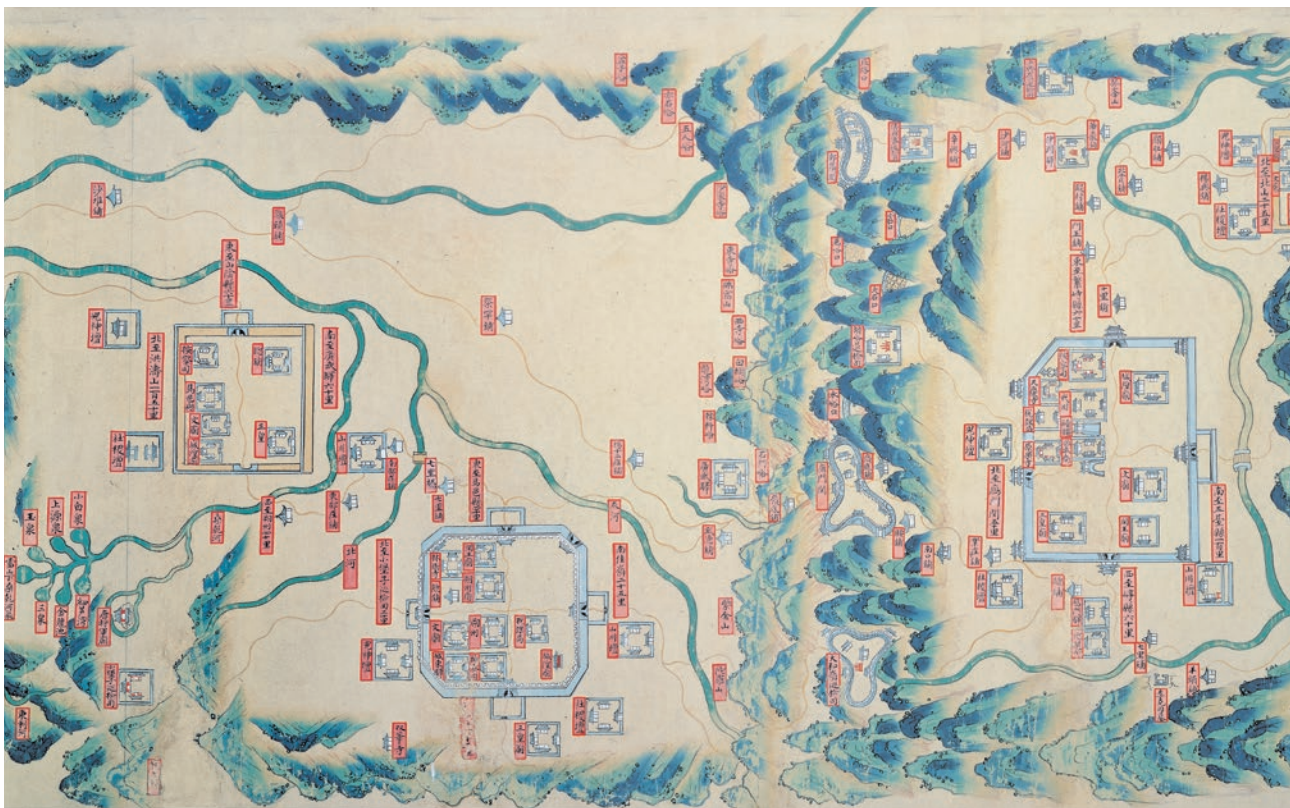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明 不著繪人 太原至甘肅驛鋪圖 局部 紙本彩繪 縱54.5，橫66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9

天城衛城，向西，達東勝衛城的驛路主線及支線，雖題名為「太原府至甘肅」，但實則僅至明代山西行都司轄境內，黃河邊上的東勝衛城而已。圖的方位有兩式，一是卷首太原府城，到大同府城段，上東下西，左北右南，二是大同府城以後到卷末東勝衛段，方位轉成上北下南，左西右東（圖1）。

〈岳州至龍州驛鋪圖〉，表現十五世紀初，從湖南洞庭湖畔的岳州府，向西南經長沙、衡州、祁陽、永州，至全州時進入廣西省境內，繼續往西南經興安、靈川、桂林、梧州、桂平等州縣，最後至龍州與交趾布政司界為止的交通路線，方位大概左南右北，上西下東（圖2）。

綜觀兩圖，設色重彩，平、立面地理要素

符號皆具，焦點與散點透視交互使用之外，本單元主題——驛路，不論主線或支線，一律以黃色實線表示，而驛路所到的府、州、縣、衛等城的描繪，既精細，又詳實，面積佔比很大，可說是圖繪的重心所在，而從滿布圖面的驛站、急遞鋪、遞運所等郵傳機構來看，則說明在十四至十五世紀，綿密如網的驛路系統中，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南北大路

在現存臺灣的清代臺灣全島圖卷之中，不論是〈康熙臺灣輿圖〉（臺灣博物館藏）、〈臺灣民番界址圖〉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）、〈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〉（侯



錦郎先生家族寄存臺灣歷史博物館)、〈臺灣番社圖〉(國立臺灣圖書館藏),或是〈乾隆臺灣地圖〉、〈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〉(以上二幅,國立故宮博物院藏),都可在圖卷下方,見到一條點狀虛線,從臺灣最南邊的沙馬磯頭(今名貓鼻頭),³一路往北,最後抵達淡水河邊大八里坌社附近,此即清代連絡臺灣南北的主要交通大道—南北大路。

按荷蘭東印度公司(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)檔案,南北大路的形成,應可追溯至荷治時期(1624-1662),⁴而到了清康熙(1662-1722在位)以後,更是往來臺灣南北的主要幹線。此次選展故宮典藏,極可能與清治初期,奉命來臺的御史黃叔瓚(?-1756, 1722)有關,表現 1723~1727 年間臺灣景象的〈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〉。其所繪南北大路,黃色虛線,從卷首的沙馬磯頭起,向北到頭溝仔後,



圖2 明 不著繪人 岳州至龍州驛鋪圖 局部 紙本彩繪 縱 54.5, 橫 1851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00



圖3 清雍正間（1723～1735）黃叔璥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局部 紙本彩繪 縱62.5，橫756.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4

分一支線向東，主線繼續往北，在石厝附近再分成兩線，一路向東北，一路靠近西邊海岸（可到瑯瑤社寮）；兩路在龜壁港附近會合之後，繼續向北，在越過包括風港在內的八條水流之後，抵達淡水大溪（應指今日高屏溪）東岸，小赤山（今鯉魚山）附近的萬丹街（應屬今日屏東萬丹鄉一帶），然後向北經過山區，到達鳳山、諸羅縣界。不過從萬丹街往西，繞過小赤山，渡淡水大溪到西岸的鳳彈、牛相觸店附近，還有兩條往北的道路。東邊一條往山裡去，經仙草埔，與西邊進鳳山縣城一路，在二層行溪（今二仁溪）南邊的鳳山縣界交會，渡溪進入臺灣縣後再分兩路，東路通山區，西路逕往臺灣府（此時無城圍，故未繪），經十字街往北，至蔦松溪南又分二路。接著渡溪進入諸羅縣，過灣裡溪、急水溪、八掌溪後，再與芋匏

山一帶的山路，在諸羅縣城交會成一路，與從急水溪庄附近的海岸支線幾乎平行向北，之後越過東螺溪，進入彰化縣。渡大肚溪後經牛罵社，到了房裡溪旁，合西路線成一橢圓，繞行房裡社、貓孟社後，於里社附近合成一路。然後分出一支線往東邊山區吞宵社，而向北主線則僅餘西邊一路。其後過中港社、竹塹庄、鳳山崎、坑仔社、大南彎等，最後來到大八里坌社，以及淡水河出海口渡頭（圖3）。⁵

遙想兩、三百年前，郁永河（1645-？，1697來臺採琉）、黃叔璥，來往在南北大路，⁶記錄所見所聞，因之留下《裨海紀遊》、《臺灣使槎錄》，描述早期臺灣真實風貌的兩部重要著作，而平日路上牛車、行人等景象，熙熙攘攘，正如〈康熙臺灣輿圖〉所繪一般。

巡邊之路

古代中央政府，為保護邊境安寧與宣示主權，通常會定期或不定期派員，前赴邊疆巡察，因此出現「巡邊圖」這類圖種。明、清兩代（十四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），邊患多來自北方、東北，以及西北地區，因此巡邊圖也多數集中在這些地方，例如黑龍江檔案館藏的〈黑龍江地區巡邊路線圖〉，故宮典藏的〈吉林九河圖〉等。本展覽展出的〈邊防圖〉，非敘述北方防務，而是描繪清代西南邊境，從廣西省歸順州起，經榮勞、湖潤寨，往東南到下雷土州之間，與越南交界處一帶。圖中見繪兩國以「牆」、「濠」、「柵」為界之外，與防務相關的邊境隘口、兵卡、汛堡、村落也都一一入畫，而連接著這些邊防要地的，正是以紅點虛線組成，蜿蜒在大山之間的通行道路，而與道路相關的里程數，則詳記在「牆」、「濠」、「柵」邊側。雖然未知本圖是否與某次特定巡邊活動相關，但從「隴邦汛」下緣註：「隴邦係左營

汛地所管，隘卡自榮勞隘起，至啼透卡止，共八隘九卡，按定准單日期上下巡查。」裡的「巡查」二字推測，自然也與「巡邊」脫不了關係，按圖繪風格，繪製或表現年代可能在十九世紀後期（圖4）。

清帝謁陵

清代的皇家陵園有東、西陵，以及關外共三處，謁陵是為皇帝重要的政治活動，而每當皇帝決定謁陵之時，便會早幾個月前發布諭旨，公告日期，並規劃行程路線，行走里數，安歇行宮日期等等，為謁陵做好一切準備。是以，在古地圖之中，就有一種專門描述皇帝謁陵路線的專題地圖，展出〈京城至山海關程站細圖〉、〈山海關至夏原行宮程站細圖〉、〈京城至孝陵往返程站細圖〉便屬於這一類。前兩圖記錄宣宗（1782-1850）於道光九年（1829）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十六日間，謁永陵（努爾哈赤祖先的陵墓，在今遼寧省撫順市）的去程路線及沿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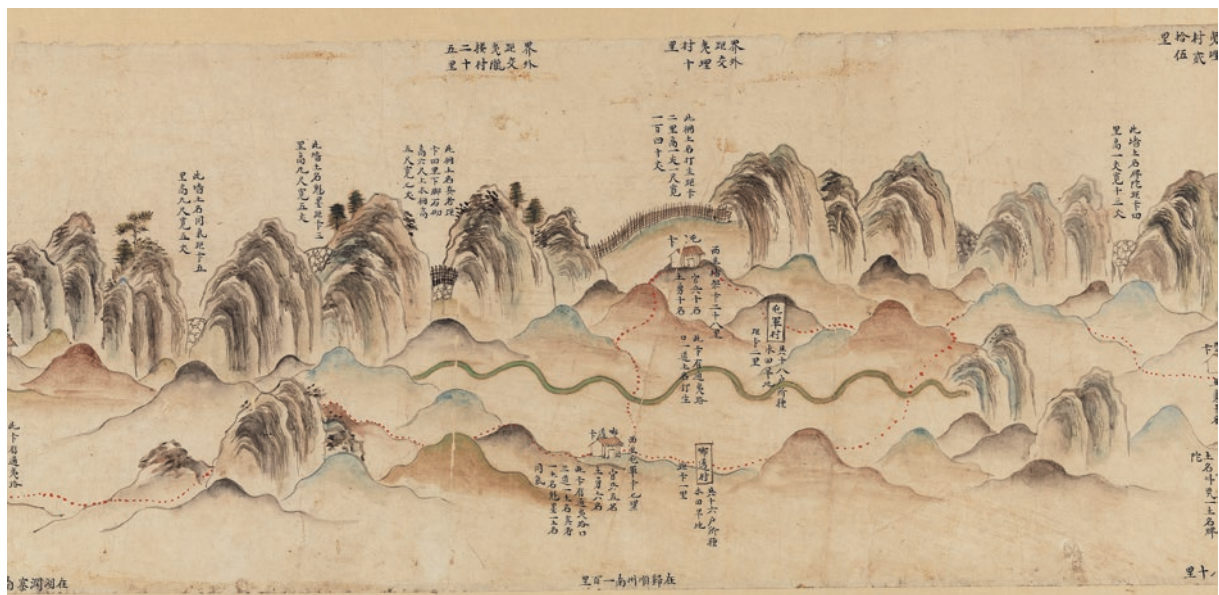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19世紀後期 不著繪人 邊防圖 局部 紙本彩繪 縱295，橫70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2585

圖繪內容時代不符的原因，推測應是商賈為販售鈴蓋偽印所致（圖5、6）。

另，本單元第三圖——〈京城至孝陵往返程站細圖〉，冊葉裝，尺寸極小，與前兩圖的經摺裝不同，圖冊封面題「東陵圖式□案」，內圖以清東陵陵寢群為中心點，分前、後兩半。前半是去程，起於京師東華門，止於遵化州內的東陵，回程，起點在東陵，終點是京城，主要道路以紅點虛線表示，除道路外，沿圖停靠

的休息用餐地點，以及夜宿行宮等，皆用黃籤標示，與下一站相距的里程數也同時註寫在旁。按圖上黃籤標示日期推測，本圖所記錄的，應是1890年（清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間），德宗（1871-1908）奉慈禧太后（1835-1908）謁東陵的往返路程，因含去、返程，以及採一字形方式表現，故方位前半大約上南下北，後半則轉為上北下南（圖7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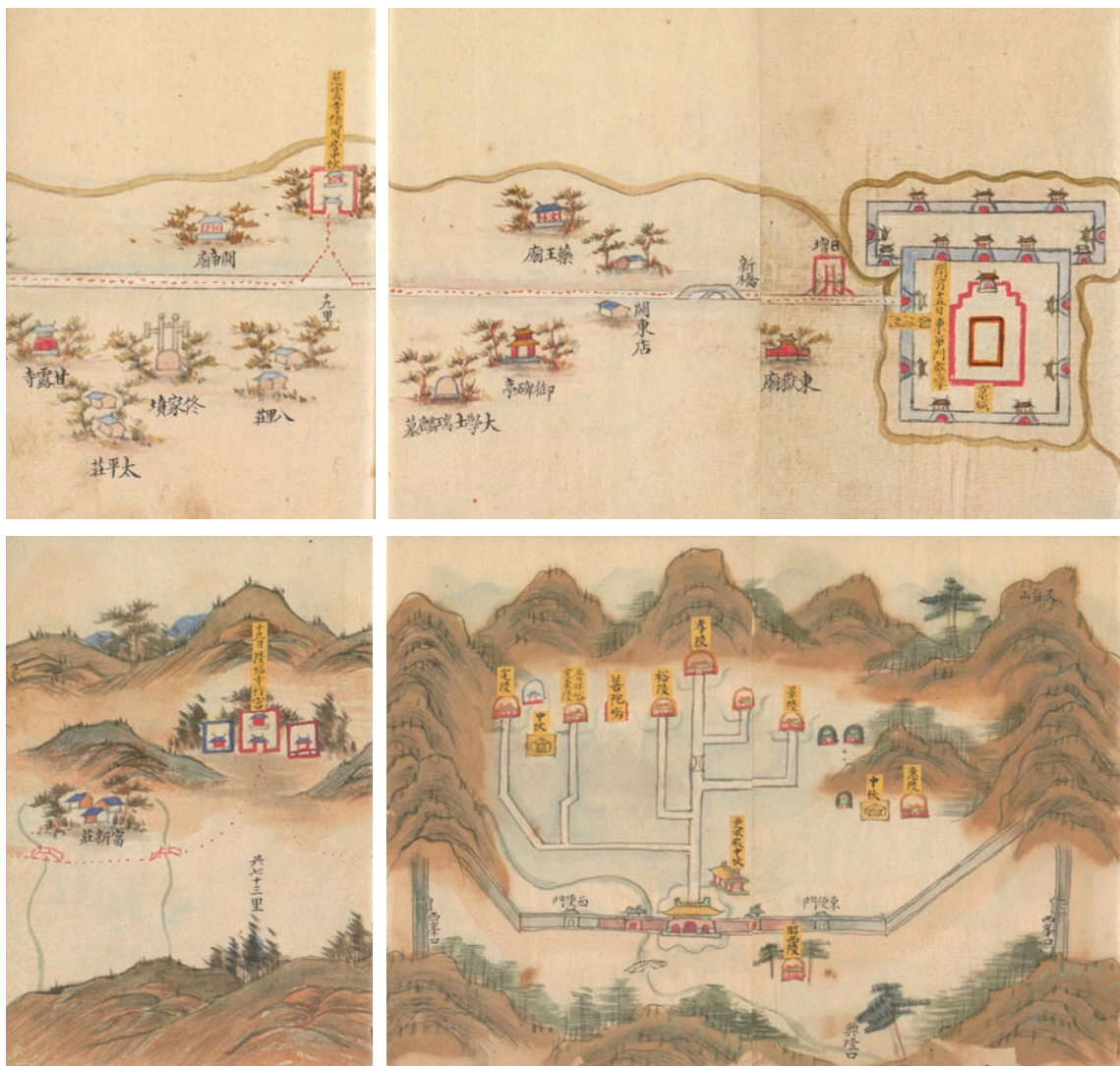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清 光緒16年（1890）不著繪人 京城至孝陵往返程站細圖 局部 紙本彩繪 冊葉 每葉縱11，橫8.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22



圖 8 清 同治以後 不著繪人 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 局部 紙本彩繪 每扣縱 25，橫 13.5 公分 總 67 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22

翻山越嶺

湖南省與四川、貴州二省交界的永綏、乾州、鳳凰三廳，以及永順、保靖二縣等湘西地區，處處高山深壑，溪流縱橫，自古以來，便是苗族、土家族等少數民族生養孳息的地區，傳統上與中央政權的關係，不是羈縻，就是以土司治理。明萬曆間（1573-1620）為隔絕生苗之患，曾修築邊牆以隔漢（含熟苗）、苗，到了清代，牆多頹圯，清政府希望能化導衝突，不再修築，雍正（1679-1735）以後，更大力推行改土歸流，但效用不彰，苗亂再起，因此乾、嘉以後，除再修築邊牆之外，更在沿線設置汛堡、碉樓、屯卡、哨台、關門，形成一完整的「邊牆體系」。⁷

展出〈乾州永綏保靖三廳縣碉卡全圖〉，⁸卷首起自永綏廳（今花垣縣）弭諾屯卡，然後向東，至保靖縣，接著向南，到乾州廳，卷末止於灣溪汛，重點繪出城、碉、卡、汛、營等

清軍營汛體系，除此之外，蜿蜒在叢山峻嶺之間，以黃色實線，加上短黑枕木橫線表示的道路，亦相當醒目。按圖裡已經出現同治（1862-1874）間設置的萬岩溪汛、牙科汛、水蔭場汛推測，圖不應繪在此時限之前，⁹另據圖內有關永綏廳碉卡等防禦設施陳述的紅色大篆，文末書「繪呈」二字推測，應該屬於地方向中央陳報防務所繪（圖 8）。

行遍天下

公元十六世紀以來，社會經濟發達，商業活動頻繁，商人來往四方，因需求之故，相關路引、路程圖類書籍出版相當盛行。展出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，就是明萬曆間浙江寧波人蔣時機（生卒年不詳）書室「石渠閣」，精心訂勘的路程書——《天涯不問》，意思是說，行走天下，毋須問路。為方便攜帶，一般路程書的尺寸都不大，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也

不例外，若不展頁，大概巴掌大而已，相當迷你袖珍。書共九卷，前有路程圖，後有路引，路程圖，基本涵蓋明代兩京（南京、北京）至十三省及邊路地區，而江南、江北各水陸路引，則說明各路的走向與行走步驟，功能與現代導航系統類似。整體來說，此書堪稱是為一部相當利便的古代交通指南書。據研究，此書實重編於明黃汴（生卒年不詳）《一統路程圖記》，但因為抽換原序，更改書名、編纂者、卷第，並重刻裝訂成適合旅人攜帶的尺寸，因而讓人誤以為是一部全新編著的書籍（圖9、10）。¹⁰

南巡路上

除謁陵之外，清代諸帝也多次出京巡幸，尤其是南巡江浙，視看民瘼，考察河工水利，其中康熙（1654-1722）、乾隆（1711-1799）二位皇帝皆南巡六次，因此留下好些南巡路線圖，除記錄行走路線之外，沿路行宮、山川、河流、村莊也都詳細繪註。本單元展出三圖，一

是〈石門鎮北第二站至海寧縣塘棲鎮大營道里圖說〉，二是〈塘棲鎮第三站至省城內行宮道里圖說〉，三是〈海寧陳園第四站至行宮省城內道里圖說〉。三圖所敘應該都是同一次巡幸路線，第一圖從浙江省嘉興府石門鎮北大營起，沿著與運河平行的路線往南，到石門縣城分兩路，一路往南到海寧縣城，一路往西到塘棲鎮大營，之後往南，到北新關後走水路至左家橋後，換行陸路向南進入杭州省城裡的行宮。第三圖其實就是接續第一圖，從石門縣往海寧縣城一路，然後從縣城南之鎮海門出，走一段水路，到大石塘後，再陸路、水陸交替，最後一樣抵達杭州省府城裡的行宮。按圖內海寧縣未升為州推測（乾隆三十八年，1773），三圖表現年代應皆在此之前，圖內道路則採短橫線加塗黃色實線表示，又觀察海寧縣南，錢塘江北岸註記「柴塘」判斷，可能是乾隆第三次南巡（乾隆二十七年，1762），或第四次南巡（乾隆三十年，1765）的南巡用圖（圖11～13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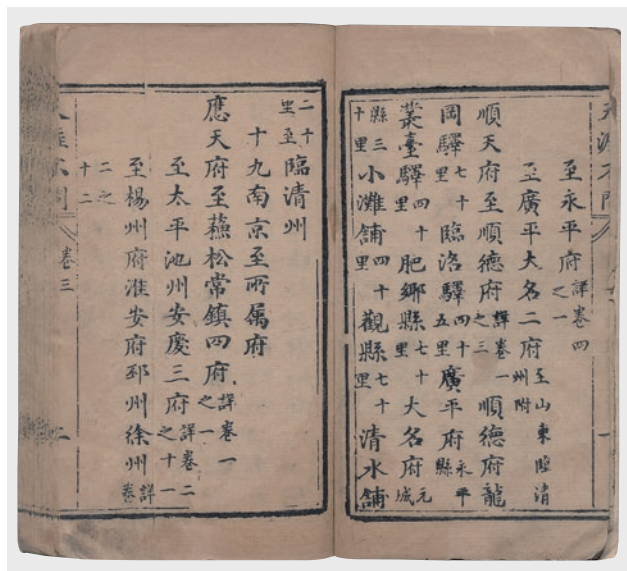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明 蔣時撰 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內葉 每半葉框縱11.7，橫7公分 明刊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69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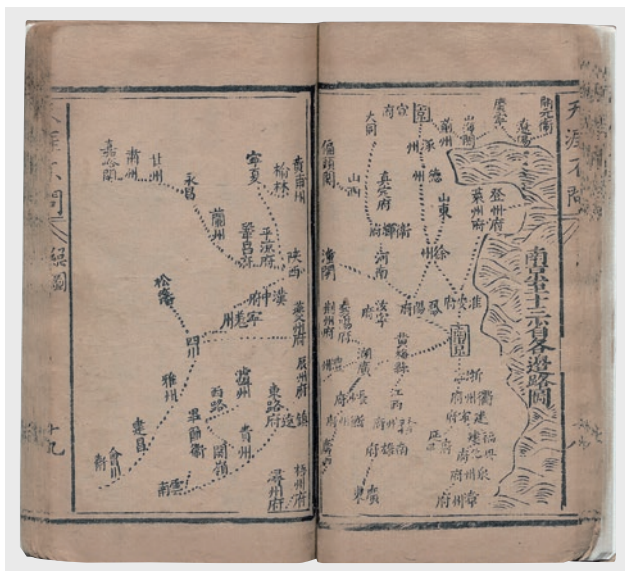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明 蔣時撰 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內葉 每半葉框縱11.7，橫7公分 明刊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6961



圖 11 清 乾隆 38 年 (1773) 以前 不著繪人 石門鎮北第二站至海寧縣塘樓鎮大營道里圖說 局部 絹本彩繪 縱 13.5，橫 115 公分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19

市民大道

在古代交通路線圖之中，兼含在省、府、州、縣等地方政區圖裡的，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聯絡道里圖，無疑是數量最多的，這些道里路線，隨著時代的不同，有著不同展現方式，比如說明代繪製地圖裡的道路，經常可見用不同顏色的實線來示，但到了清代，尤其是清中期以後，則多半先用點連成虛線後，再塗上顏色，有些黃色，有些紅色，並不固定。本單元展件分三個展櫃展出，第一檔選展樂城、望都兩縣縣志及縣圖，〈河南開封府道里圖〉以及〈浙江省海塘圖〉；第二檔選展東光、聊城兩縣縣志及縣圖，〈直隸通省輿地全圖〉以及《江南各道府圖表》裡的池州府、廣德州二圖。各圖

表現及繪製時間，有十四世紀初期，也有二十世紀初期，時間跨度較大，除可見道路的表現差異之外，亦可從中觀察傳統古地圖風格的轉變，茲說明如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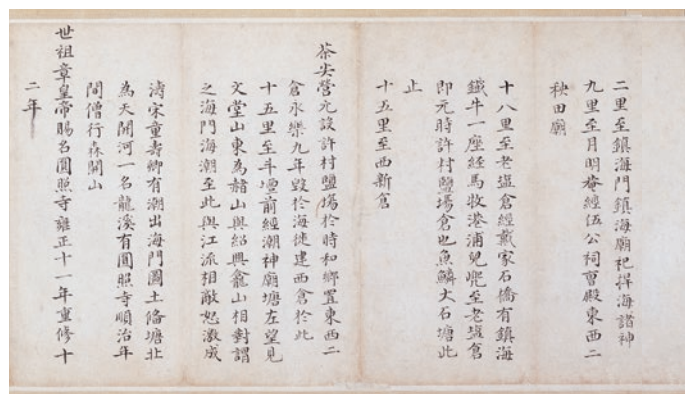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3 清 乾隆 38 年以前 不著繪人 海寧陳園第四站至行宮省城內道里圖說 局部 絹本彩繪 縱 13.5，橫 11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21



圖 12 清 乾隆 38 年以前 不著繪人 塘棲鎮第三站至省城內行宮道里圖說 局部 絹本彩繪 縱 13.5，橫 11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20

一、《樂城縣志》與樂城縣圖

樂城縣，清代雍正（1723-1735 在位）後屬正定府，1928 年起屬河北省，今為河北省樂城縣，縣圖中央繪正方形，書「樂城縣」，指縣

城，另縣內道路，以紅點虛線表示，大皆以縣城為中心，呈放射狀，路名、里至使用浮貼的紅色簽條墨書表示，按逆時針方向分別是：「赴趙州大道」、「赴藁城縣小路」、「赴正定大



道」，以及「赴獲鹿縣小路」、「赴元氏縣小路」。此圖應繪製在清末民初，與展出《欒城縣志》撰刊年代不同（圖 14）。

二、《望都縣志》與望都縣閭境輿圖

望都縣，清代屬保定府，今河北省望都縣。
〈望都縣閭境輿圖〉中間繪鈍角方形，書「望都」

二字，表示縣治所在。圖的下方有：城、河、鐵道、大道、鎮、村等圖例六，圖內「鐵道」、「道路」大致平行，都是東北、西南走向，該鐵道應該是 1900 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建成的盧漢鐵路望都縣段，按此推測，圖的繪製年限應在此後，與展出縣志年代不同（圖 15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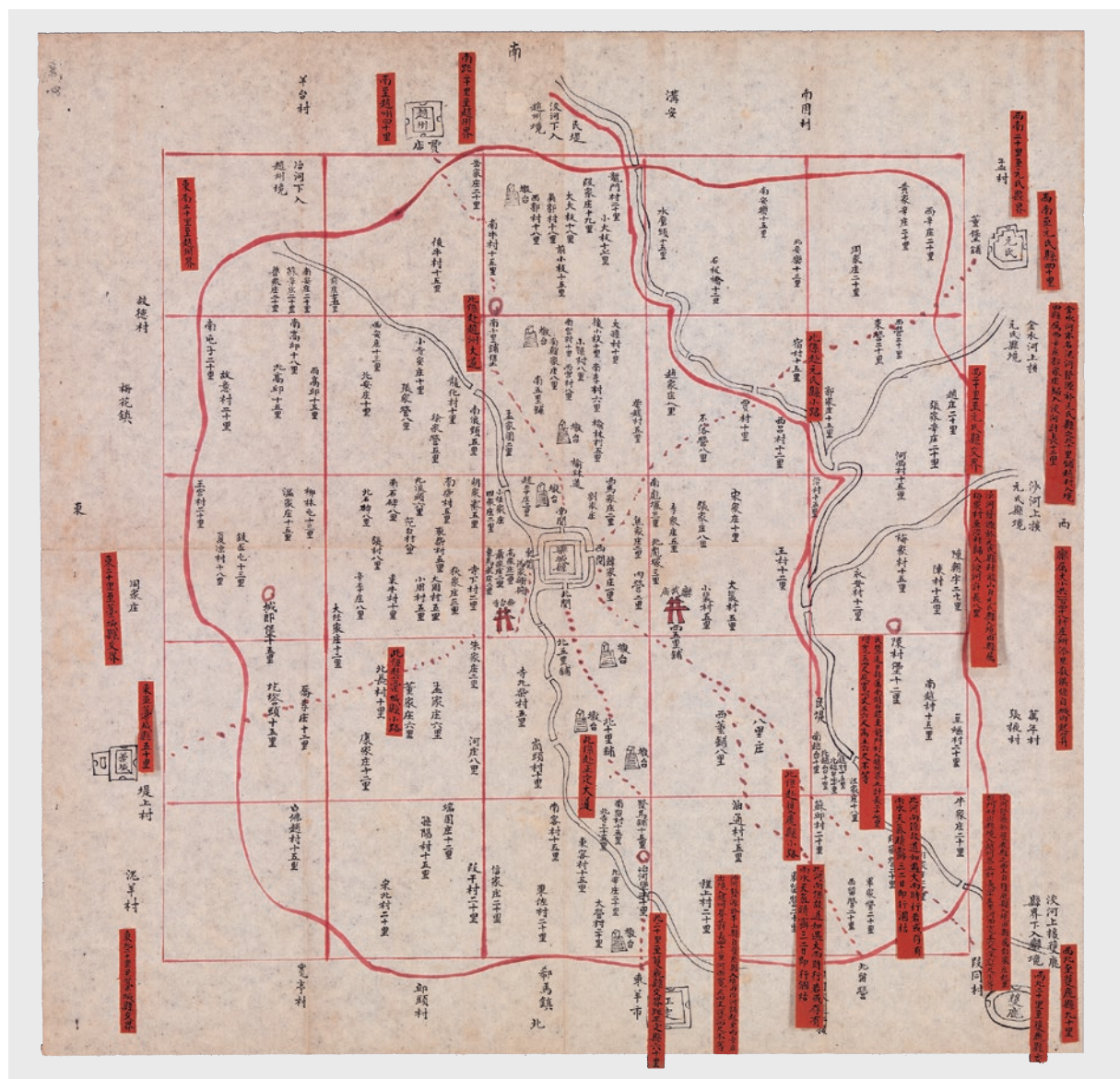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4 清末民初 不著繪人 欒城縣圖（《欒城縣志》附件） 紙本彩繪 縱 48，橫 48.7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 005162～0051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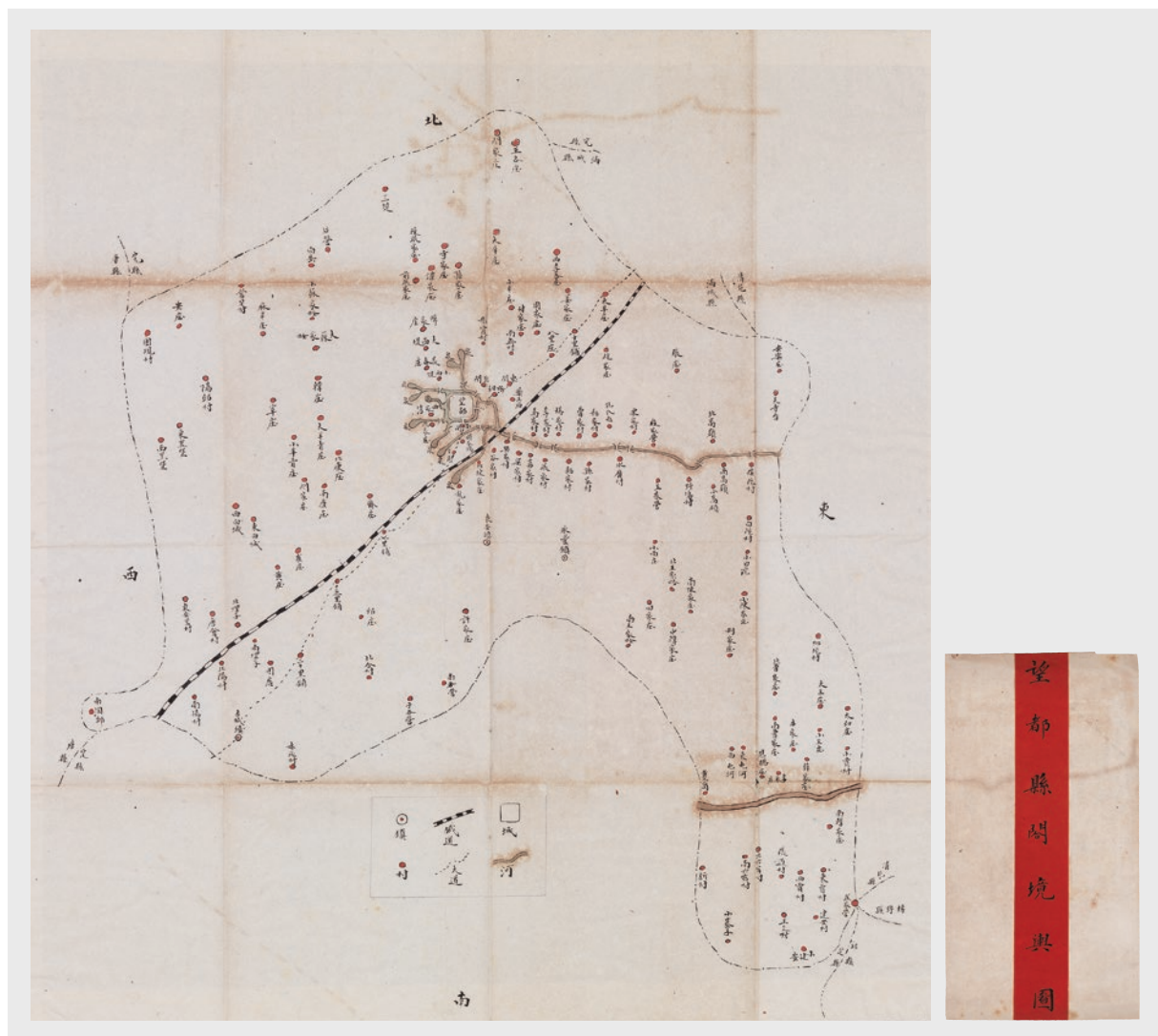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清末民初 不著繪人 望都縣閭境輿圖（《望都縣志》附件） 紙本彩繪 縱 50.8，橫 47.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 012896 ~ 012907

三、《聊城縣志》與聊城縣輿圖

聊城縣，清代為東昌府附郭縣，1913 年廢府存縣，今為山東省聊城市，圖內以飾有城垛，四面皆有城門、城樓的方型符號為縣治中心，從縣城四個城門向外呈放射狀的紅點虛線，即該縣往外的聯絡道路，按逆時鐘方向，計有：平陰、茌平、博平、臨清、堂邑、莘縣、陽穀、七級、阿東等，總九條大路（圖 16）。

四、《東光縣志》與東光縣全境輿圖

東光縣，清末屬河間府，今屬河北省，圖中心以實心紅框標「城」字為中心，除中線津浦鐵路東光縣段貫穿南北，下緣註「鐵路北通南皮境」字樣外，圖內尚有以墨點組成虛線，以「城」為中心的「南北通行」、「南交河」、「赴阜城」、「赴景州」、「赴甯津」、「赴南皮」，以及從縣南界起，未繪與縣治相連的「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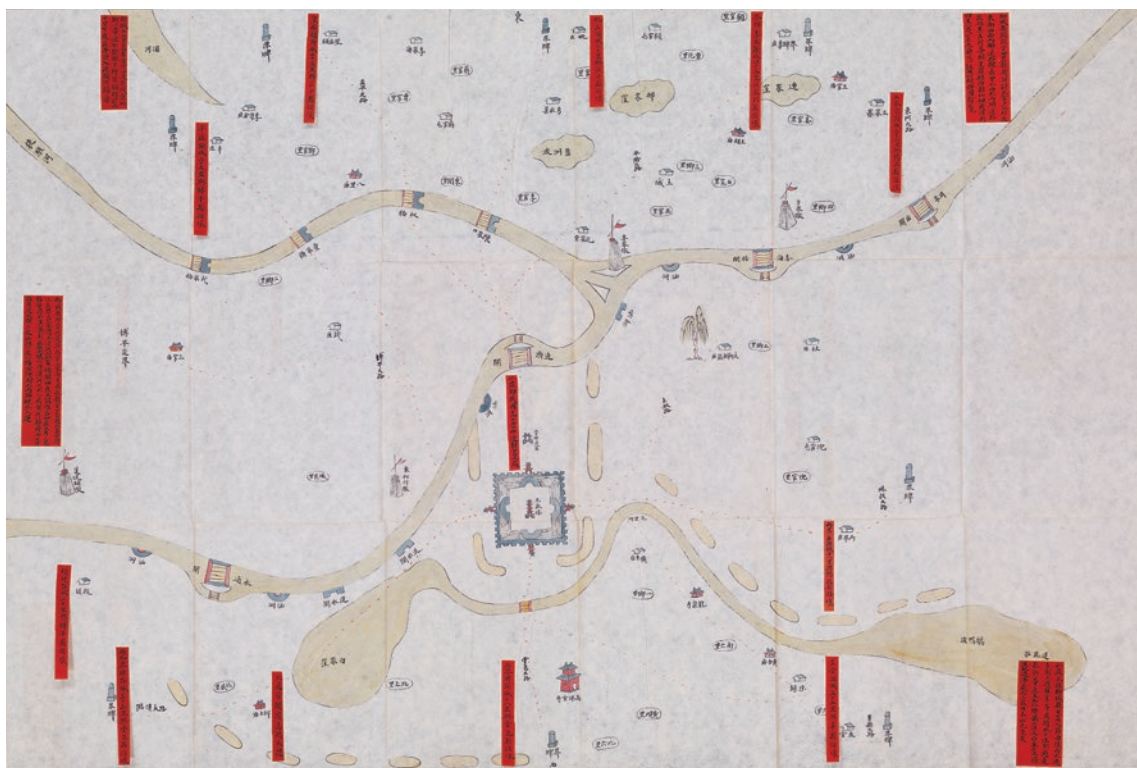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6 清末民初 不著繪人 聊城縣輿圖（《聊城縣志》附件） 紙本彩繪 縱 53，橫 80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 006313 ~ 0063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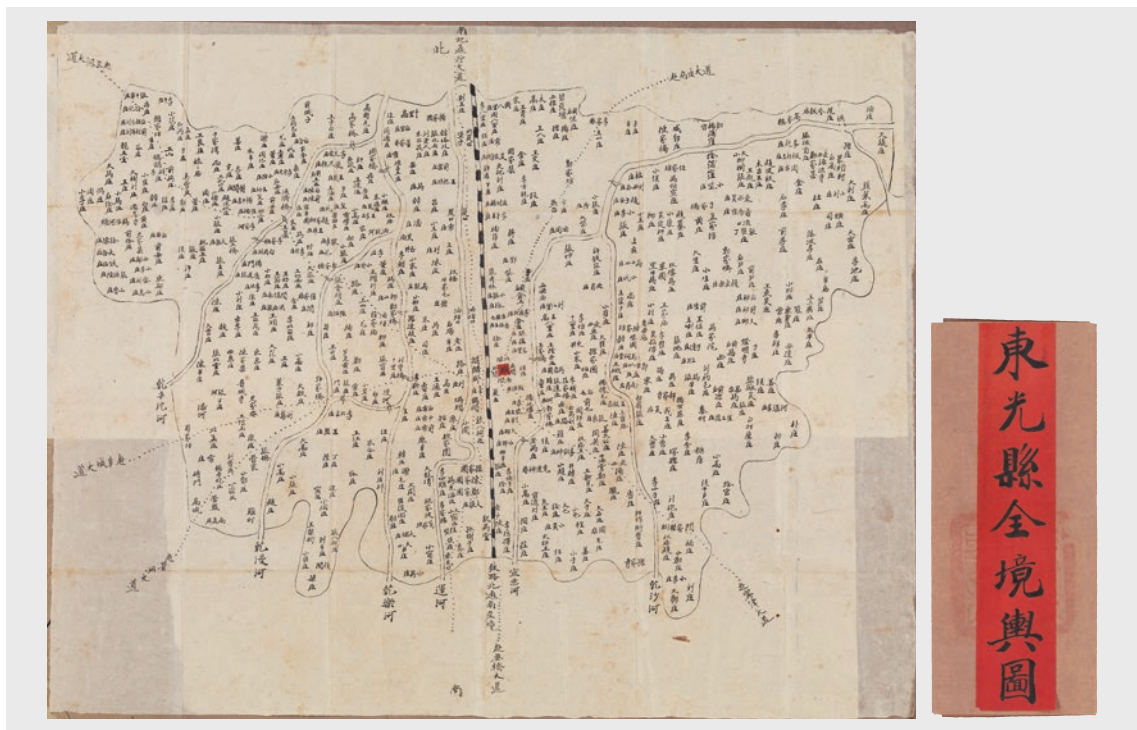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 清末民初 不著繪人 東光縣全境輿圖（《東光縣志》附件） 紙本彩繪 縱 50.8，橫 47.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 011519 ~ 0115228

吳橋」等大道七條，按津浦鐵路於 1912 年通車推測，此圖應繪在此之後（圖 17）。

五、河南開封府道里圖

本圖屬於故宮典藏河南省圖圖組（總河南省全圖一，分府圖八）的其中之一，描繪清初開封府境內一府、四州、二十九縣，絹本色繪，

方位上北下南。圖內呈蛛網狀，聯結各城之間的紅點虛線即道路，各城城門道路起點處，註里程及聯繫方向，按圖內陳州、許州尚未升府，推測表現年代應在 1734 年（雍正十二年）以前，繪製年代亦應相距不遠（圖 18）。



圖 18 清雍正間 不著繪人 河南開封府道里圖 絹本彩繪 縱 158，橫 159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4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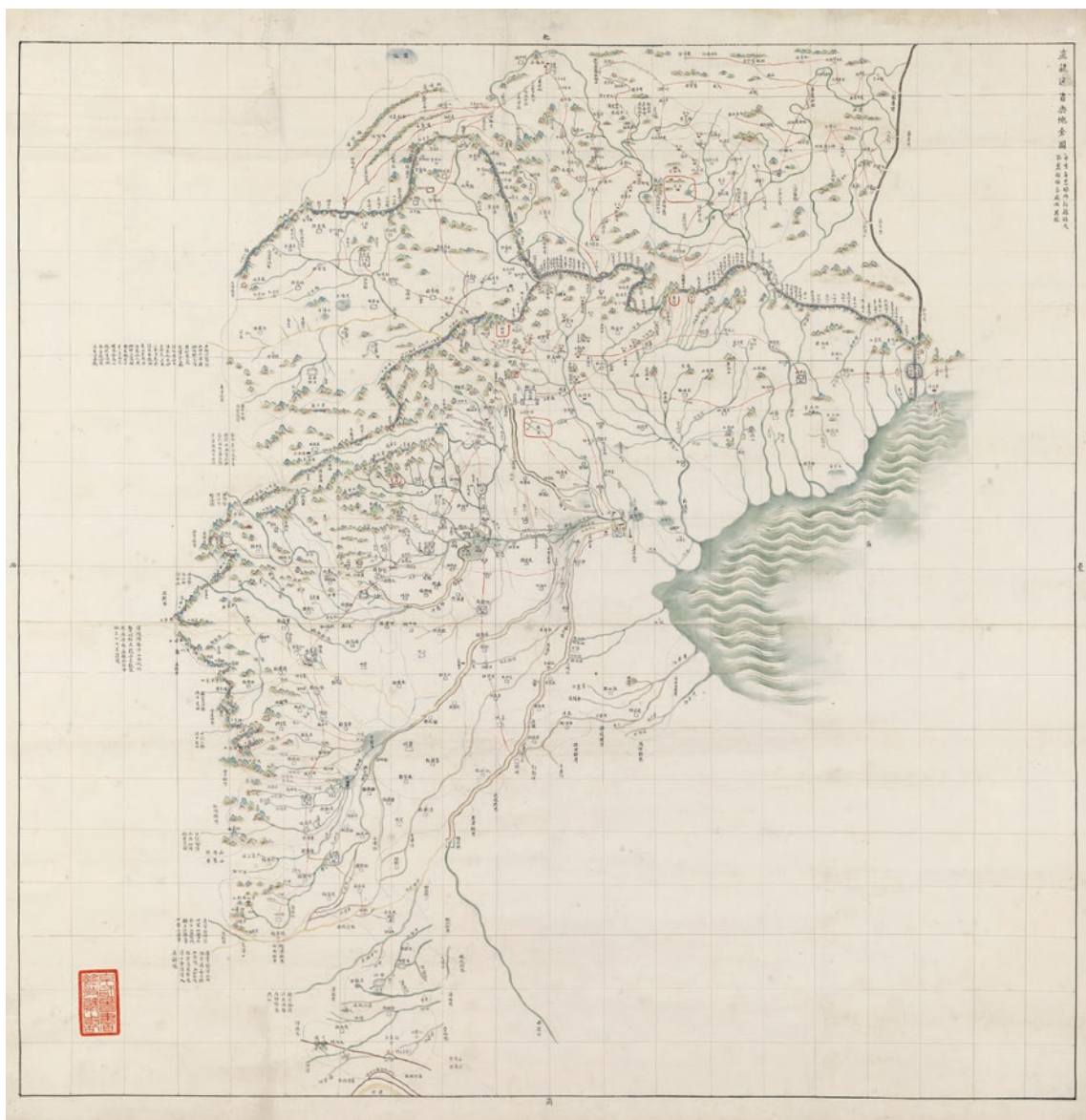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9 清 乾隆 42 年 (1777) 以後 不著繪人 直隸通省輿地全圖 紙本彩繪 縱 116，橫 11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434

六、直隸通省輿地全圖

本圖描繪直隸全省的山川、城鎮、道路、長城、關隘。其中紅色單線表示道路，大略以正定府、順天府城為中心，各路交錯呈蜘蛛網狀，向北，可達承德行宮，向東，抵山海關，向西，穿過固關（南）、龍泉關（北）、長城

嶺（北）進入山西。按圖上已出現「望都縣」，以及圖上標示「熱河同知」（廳），尚未升為承德府；平泉州、灤平縣未置，推測圖繪應表現 1747～1777 之間（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二年）的直隸（圖 19）。

七、浙江省海塘圖

本圖左下角墨書「委員候補縣丞秦仲康畫士朱瑞麟謹呈」，是極少數記有獻圖及繪圖人名的古代地圖，圖以海洋在上，陸地在下，卷首起自鎮海縣城，自右而左，描繪浙江寧波府屬鎮

海縣，至紹興府屬蕭山縣（即今杭州灣南之海岸）的海塘形勢，卷末則止至杭州省城。除密如蛛網的水道系統外，採黑點虛線，加塗橙色實線，聯結各城的道路系統也很突出，道路里至及方向大約註記在「城」的內外（圖 20）。



圖 20 清 朱瑞麟繪 浙江省海塘圖 局部 紙本彩繪 縱 40，橫 180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80



圖 21 明 不著繪人 江南各道府圖表 池州府圖 紙本彩繪 縱 63，橫 6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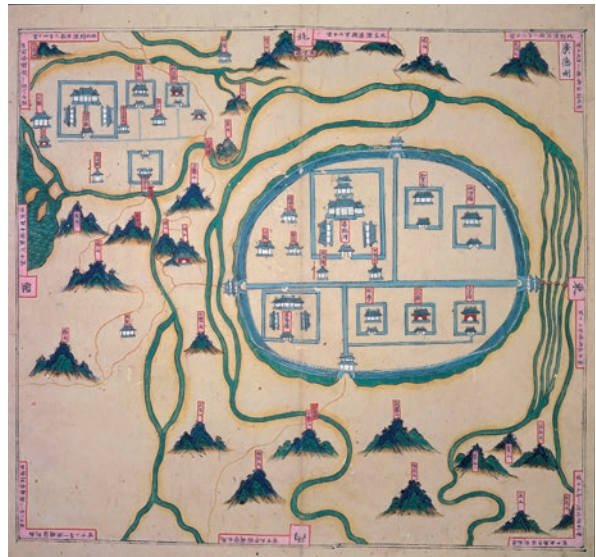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2 明 不著繪人 江南各道府圖表 廣德州圖 紙本彩繪 縱 63，橫 6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28

八、江南各道府圖表之池州府圖與廣德州圖

本圖府名書寫在右上角邊框位置，四緣標註「北」、「南」、「西」、「東」，圖框的四個邊角，以及四緣方位邊旁，則書寫相對應表內所載示的：本府道里遠近，例如池州府圖的「北至本府大江」、「西北到安慶府驛一佰六十里，西到九江府四佰八十里」等，圖內以黃色實線代表道路，包含府城內及府城與轄內縣城，以及縣城之間的聯絡通道（圖 21、22）。

結語

中國古地圖早期最爲人所詬病者，主要是不準確、不科學，之所以有此說法，應該是用現代西方測繪技術所建立的地圖系統，作爲比較基礎所導致，¹¹ 倘若拋開這種觀點，而是從

實用的角度切入，或者說地圖的本質，其結果自然有所不同，本展覽所揭示的古代「道里圖籍」，正足以充份說明。我們無法將現代的便利衛星道路導航系統，直接與古代道里圖籍裡的「大道（路）」重疊、相比，但若只論及功能，則又有何不同？里距、方向、行經地點、相對位置、周遭事物，凡此種種，皆如是！古地圖證實了人類留在大地的「足跡」，而今，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裡，「道里圖」依舊與我們密不可分，古代的那些「道」與「站」，隨著時光的流逝，已經轉化成今日的「路」與「聚落」，物換星移，荏苒冉冉，不變的，或許是那些人們所曾經走過的痕跡，隨著——「路」，綿延不絕，繼續流淌在時光之中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雖以 103 為常態展廳，但因應全院展覽計畫，也會彈性處理，例如：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7 月 22 日展出的「說·古地圖特展」即包含 103、104 二陳列室。
2. 盧雪燕，〈說·古地圖特展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58 期（2021.5），頁 48-73。
3. 各圖之於今日貓鼻頭的記載略有不同，例如〈康熙臺灣輿圖〉記「沙馬岐頭」，〈乾隆臺灣地圖〉記「沙碼磯頭」，〈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〉記「沙馬磯頭」。
4. 〈古地圖的社會景象 / 古地圖顯現的社會文化生活：南北大路〉，《國立臺灣博物館·康熙臺灣輿圖》<https://kangxitaiwanmap.ntm.gov.tw/stories.html?u=1&c=3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6 月 19 日）。
5. 研究顯示，過去的「省道臺一線」，與清代南北大路實際上也有重合之處，參見黃智偉，〈省道台一線的故事〉（臺北：如果出版社，2011）。
6. 實際上二人的行走路線皆僅集中在某一段，並非走全部的南北大路。
7. 參見暨愛民，〈以牆為界：清代湘西苗疆邊牆體系與民苗區隔〉，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7 年 3 期，頁 92-99。
8.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藏的〈乾永保三廳縣碼卡圖〉（編號：史 58048320）與本圖內容相似，但仍有不同，推測應是相同祖本描摹，或相互摹繪，但時代先後須再探研。參見孫靖國，〈輿圖指要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〉（北京：中國地圖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 158-167。
9. 有關萬岩溪汛等設置在同治時期的說法，參見周妮，〈清代湘西苗疆營汛體系探研〉，《歷史地理研究》，2020 年 2 期，頁 91-103。
10. 吳璧雍，〈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——部院藏袖珍本旅行交通手冊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48 期（2003.11），頁 82-87。
11. 關於古地圖的科學性與本質討論，參見成一農，〈科學還是非科學——被誤讀中國傳統輿圖〉，《廈門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4 年 2 期，頁 20-27。

四通八達

CONNECTED IN ALL DIRECTIONS

古代道里交通圖籍展

Exhibition of Old Maps and Books with Drawings of Travel Routes

第一檔期 1st Period

113.09.05 – 113.12.01

第二檔期 2nd Period

113.12.07 – 114.03.02

陳列室 Gallery 104

主辦單位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
NATIONAL PALACE MUSEUM

協辦單位



國立臺灣博物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